

卷二十六

書名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元刊明修本
撰者 漢 何休 學，唐 陸德明 音義，
□ 闕名 疏
卷 卷二十六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公羊-唐
索書號 貴重- 11
編號 A 318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18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1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元刊明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隱公卷第一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起元年
陸曰解詁佳買
反下音古訓也○

春秋至第一。○解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陸曰解詁佳買。反下音古訓也。○
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各隱公者魯侯之辭。傳者維縉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傳之別名何氏者鄧公之姓也。令定本則升公羊字。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傳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左氏以爲魯哀十一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具有其文。○問曰若公羊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太史公遭李陸之禍幽于縲。而嘆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其文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

執下而逐君是也言季辛已起其逐君之義是以於卒不勞
更敗也言猶衛孫寤者即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
奔齊注云不書孫寤逐君者卒君絕為重是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
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卷二十五

定五年一

監本春秋公羊註疏定八年卷第二十六

何休學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二月公侵鄭月者內有疆臣之讎不
能前而外結怨故危之公
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
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
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為其難諱也一字
為其名令難言而易
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為其于為反令力呈反易以政以長丁文○疏冬季孫斯
反大音泰見賢偏反治直吏反復扶又反○仲孫忌也

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文哀公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魏二名二名非礼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可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此仲孫至之仲孫也。解云正矣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一字至通下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職故曰長臣子之職也動不違礼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實不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議二名故也云唯有一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礼若似竟各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官皇之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礼為後王之法是少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礼者謂非新王礼不謂非古礼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咸。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定六年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先是公侵鄭城中

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疏。注先是公侵鄭城中

上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

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者蓋逐重者先言之故

也云圍運者即上六年冬齊國夏師師伐我西

鄙。九月大雩。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

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

於侵鄭故知入疏。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

亦當蒙上月。此月者正以內有疆臣之讎而外犯疆

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
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辭不能當
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
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被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辭
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
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
蒙月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師師伐我西
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
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別彼列反
注此晉至之辭○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
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
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
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注公會至不致○解云莊六
年作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
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事同
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

定八年

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
于葵度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
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
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
今此書致故云○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
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曹靖才井反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濮音卜從祀先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通祀疏從祀者何○解云
朝之文欲言非祭謂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疏
之從祀故執不知問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疏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齊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通祀
也其逆祀奈何先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
禰而後祖也是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曰叛去與

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疏注
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禘公者闕公亦得其順。疏注
不至曰叛。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
也。注不書至禘也。解云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約秋祫則
不當而已。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
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而數
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於
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
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為禘祫同
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
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
從祫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
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注言祀至
之辭。解云桓八年傳云春祠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
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
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見
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注不
言至其順。解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

定八年

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盜竊寶玉
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盜竊寶玉
大弓盜者孰謂微而竊大弓疏注微而至問之。解
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試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
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
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李氏之宰也李氏之宰
政者疏注李氏至政者。解云李氏之宰於
國為陪臣而為政于魯故曰為政也李氏之宰
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李氏
李氏專魯國陽虎拘李孫李氏逐昭公之後取其
李孫奪其寶玉李孫取玉不書疏注李氏逐昭公者。解
者李孫君為重。惡乎音烏。疏云在昭二十五年秋。
子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餒其板以瓜刻
板。迭大結反注同食之音嗣下注佚食同職而五多反下
同餒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以瓜刻饋餒板也本或作

殺誤疏注以瓜刻至板。解云謂以指瓜刻其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時。圖本又作

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

也御之為季疏至平日若時。解云謂至于某日如約

臨南至之出。解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

有子是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於其乘焉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

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

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實衛之疏注實衛之。解

從弟也為右從弟才用反下同疏云謂守衛季孫

從八年



不令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子孟衢孟氏衢

以橫去。疏注闊四至橫去。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

數所主反。疏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

也。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也。見二家迭食之故

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駭馬

而墜直類反。疏章章反陽越下取策臨南駭馬

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勅反。而由季子孟氏陽虎從而

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仲季孫

略反。注同。乘本或作嚴亦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

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地名。解云即下傳

也。注二家至起兵。解云即殺不成却反。舍子郊

定八年

反注同說解舍疏我不成。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也然猶如也。疏故謂之然也却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

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或曰弑千乘

之主時季氏邑而不克舍此可乎無所依。陽虎

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專國如丈夫何奈何猶

言丈夫大人稱也。稱尺證反。賤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歛處父師

言之者切遠意。趣駕使疾駕。趣反一音七住反。既駕公歛處

父帥師而至公歛處父孟氏叔。疏注公歛至之將

氏家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

白判半也半主曰璋白。璋天子青瑋諸侯魯得郊天故錫

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九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

璋五多反本又作峨髦音毛。疏寶者何。解云欲言寶

文在召玉之上故執不知問。注半圭曰璋。解云釋器無

璧琮璜璋五玉之也者正以玉為摠名故也。注詩云

至微召。解云言文王祭皇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

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是後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

云札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者時王

之礼弓繡質質附也言欠者力千斤。疏注言大者力

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

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

也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



同顧而占反唐文匪疏注千歲之龜青顧。解云以時事反著音尸喪息浪反。疏知也。注易曰不著龜也。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乃也。注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寶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外特性陳幣之時云謂之寶者省文者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言凶可以出也保而用之故注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其正名是以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云無以合信天子交實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且以朝璧以聘今珪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者言太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是言可山出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解也。

定八年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勅遺反左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

氏作萬書得之書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

得例不蒙上疏注微辭至故書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

魯者欲使出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

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言得寶玉大弓傳

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賤之者正言作微辭

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

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

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注不已至當除。解云上文之

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實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反以為樂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月云云者即十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六月葬鄭獻公。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

反下乃曰反

疏

注欲伐至而去。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

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代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頗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

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月者頗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

同

疏

注月者至不易。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莊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

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交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頗

定九年

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也者皆與鄭解合

自頗谷

上平為頗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頗谷之會齊侯作洙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樂成

意故致也

頗谷古楊反左氏作夾谷樊感音澄一音于璆反也昌

疏

注上平至致地。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指二年秋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頗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

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齊終竟得意故也。晉趙云頗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齊人

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

疏

注據齊至魯邑取魯邑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渾之文是也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至不違

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

人為是來歸之

齊侯自頃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

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齊西田不言來

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

高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

疏注齊侯

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出家之文其四邑

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

亦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

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

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

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注歸齊至寶同。解云宣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絕魯不應

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曷為

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矣注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

定十年



齊止注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

不從齊來不當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

絕于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

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

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王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

魯魯不應得煩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

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

子手劓而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桓公

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

之田君子恥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頃谷之會孔子相儀正

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阻齊為不道焚威魯侯而欲執之

齊

子

孔

疏

注

齊

侯

自

頃

谷

會

歸

謂

晏

子

曰

寡

人

或

過

齊

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

池左疏師

圍費者。解云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為郇但公羊正太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宋樂出心者世字亦作池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會于寧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寧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用。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寧亦有作渡字者。

于寧左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

仲佗石疆出奔陳。

復出宋者惡仲佗惡欲帥國人去

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李國危亦見矣。暨其器反作大多反疆古侯反惡烏路反強其丈反。

見賢偏反疏。昭二十一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寧也云公子池樂出心石疆從之皆正也者陳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暨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孫辰暨

夏四月



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昭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注三大至見矣解云春秋之例外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一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其眾出奔者於國大危故書月即昭二十一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

池自陳入于蕭以叛。

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辰及當坐重。

復北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時事言宋仲佗是其又反。疏。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

言及者後辰及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後辰及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及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口坐重於疏者。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叛者從疏注不

可知。解云與上經自。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言至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者子無道當廢之

見其危社稷宗廟禍端在疏注不日者子無道當廢之

定故略之。見殺音裁疏注不日者子無道當廢之

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

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字末三年失衆見殺者即下十

三年冬薛穀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編國以弑者失衆見殺

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云編國以弑者失衆

君之辭何氏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卒國以明失衆

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

弑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夏葬薛襄公。公孫

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州仇帥師墮郕反下同衛公孟彊帥師伐

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昌為帥

師墮郕帥師墮費據城疏注據城費。解云即棄

時城費今乃墮之以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師

師墮費郕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一大夫宰吏數

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

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墮復古

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吏數所角反疏

采長七伐反下丁丈反說音悅厭於艷反去起呂反

孔子行至三月不違。解云案上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

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

十一

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李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
以此傳文言其事矣。家不至之城。解云同之左氏則邑
無百雉之城者亦據侯伯大都已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
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惠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費之屬是也。郕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注以問
至墮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者
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
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
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
堵丁古反。疏。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
注八尺曰版堵者。五堵而雉。尺二百百雉而城。尺二萬
雉之城。上作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南城
者缺南面。疏。注三萬至制也。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
以受過也。疏。文也。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

庚子年



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
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二
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
十者謂公侯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云云下
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
五十雉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
縣關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
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
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秋大
雉。不能事事信用。疏。注不能至澤廢。解云。冬十
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疏。
注是後至以叛。解云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入于
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弒比之
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公至自黃。十有一月
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

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疏

注國城至錄之。春秋義圍例書時

即宣十一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此在內而致故須解

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相五年秋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

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不肯從王者征

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提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

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宮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龜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者何

氏以為啓非至德之主是以親征有萬并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為

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為非禮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二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瑯

垂瑯如字又音加二傳

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

反本又作蒐

此音

疏

夏築蛇淵囿。解八成十八年秋築蛇淵囿傳云何以書哉何譏爾有囿矣又為地役注云刺奢泰妨民

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不復解之。大蒐于比蒲。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蒐車待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即昭

八年秋蒐于比蒲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以罕書也但彼已解故此不復論之。衛公

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

疏

注入惡同。解云桓十五年傳何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

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

叛者出入無惡之文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數故言以地

注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寸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操兵鄉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救之君子誅後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操七曹反鄉許。疏注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薛弒其君比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晉趙陽左。疏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三定十三年

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辛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穀歸。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

公孫佗人。論七良反。疏以頓子穀歸。解云左氏穀梁皆

二傳作詳別彼列反。疏作頓子穀歸。賈氏不注文不備。

注不別至之重。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

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

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

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

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經陳之罪假言

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

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夏

何假書言歸于其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月者

卒出。醉李本又作。疏注月者為下卒出。解云隱六年

舊音同為子偽反。疏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

日者鄭詁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

敗文宜略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吳

堅如字本又作
擊音牽左氏作牽

○天

也
子天

疏

子解云

氏故

命也

姓名

地肉

組
上

庚十四年

脰曰脈軌

燭本亦作牖
文作繡音頌

宗廟者有受
於此宗伯以

取所不
○衛山

怪反五疏

而陳之陳音

有去父之義

父之道大子

其父大爲無
之時寧得否

無刺義之典

耳。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

蕭來奔。大蒐于比蒲。注：大蒐，五年一次之蒐也。比蒲，地名。

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

注：大蒐，五年一次之蒐也。比蒲，地名。

蒐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來會公。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八都當脩朝禮。

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問。問，問天子之儀。京師重法度。

刑法講義。正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京師重法度。

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問，問天子之儀。京師重法度。

者至于廟。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廟，則曰會。今乃

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八都當脩朝禮者，即相六年

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絕慢易

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問。際

之也。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刑法者謂考其德行齊一

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

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十四年

隱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

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父齊侯遇於穀蕭叔

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漏美

于先君不敢以已當之若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

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

受于朝也。城莒父及齊。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

朝也。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比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

相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賤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

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

去附嫌近害雖司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

去冬陰淫之象也。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

疏。注：去冬至

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其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

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

始錄編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有司

寇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

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

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

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權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出大同寇行攝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犂犂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相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如致麟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阻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礼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淫之惡既有淫佚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子所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問之命

定十四年

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衣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注或說至象也。解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脩春秋已無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敗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其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麋鼠食

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為不言其所食。麋鼠食。

疏。注据食角。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漫也。

漫者偏食其身受不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其矣錄內不言火是也。漫亡半反猶偏也。偏音遍復舉扶又

反下。疏。注災不敬至是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同。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

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

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可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如大有災也

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正當卜

春三正也又義疏二月辛至約歸。解云僖二十六年秋

牲不過三月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

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

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

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

定哀滅例日定公承繼君之後有滅強臣之雖故有滅則危

懼之為定公戒是也。注據魯至正也。解云即成十七年

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博卜春三月

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

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

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

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博卜春三正之

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于二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

定公十五年

十字卜字
ノ語也

注不過二月。解云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夏也謂之滌者取其滌滌繁清三年

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三卜之運也正不吉復轉卜

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注

轉卜夏三月。解云猶言轉卜夏之正也。注得二至可知

解云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言乃免

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

云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二彼注云三卜吉必

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

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云易曰再三瀆瀆則

不告者蒙卦象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

井郊之月而得言井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
然則卦象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祝之
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
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為也者謂
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為何者正
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
以唐三十一夏四月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
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伐宋。
左氏疏 壬申至高寢。解云。齊侯衛侯次于
蓬條。蓬條。反下直居反。疏。齊侯至蓬條。解云左氏作蓬
侯。侯次下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
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
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
多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蓬條此則
欲救宋明矣不注。○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
之者從可知省文。

五年

喪何

言來。舍六暗反。賈氏云。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舍且

疏

注。據會葬以禮書

奔喪非禮也

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
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
不弔者三其死壓死溺死。為子為孫反厭死於甲友

疏

注但解奔至晚施也。解云在隱元年。注禮天子至甬死
解云正以諸侯葬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
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
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
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其死壓死溺死者奉狄
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
之類非謂禮實同也。○秋七月壬申邾氏卒。邾氏者何哀

公之母也

邾氏杞女哀公者

疏

邾氏卒。解云穀梁

何。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諡同於夫故執不
知問。注邾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女為邾姓故知之

何以不稱夫人

子貴

疏

注据母以子貴。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妻

立則母得為夫人

哀未君也

未踰年

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

是後衛蒯聩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

疏

注是後至

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出子蒯聩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弒其君舍者在哀六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吳乃克葬

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

蓋時時。吳亡

疏

注易曰日中則昃。解云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

言皆有仙已

辛巳葬定公。定公何以書葬

無常盛是也

注据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不書葬。疏此不言小君故難之。注子般不書葬。解云

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不書葬。今定公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据而難之然則

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公之子終為君有即尊之漸用以子

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

未踰年之君也

以子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始未踰年君之禮無益者

正之

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

輕而後重其葬也其賁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注如未至

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益今此定公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

盜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注曾子至禮也。解云

案禮曾子問曰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並謂父母若

冬城漆

云云其賁也其賁也而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公七月葬定公若其同月當定公先葬矣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定公卷二十六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定公卷二十六

何休學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團祭。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士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

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或見歸可疏。注隨微國至自復。解

知。復見扶又以下賢偏反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

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

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謂之也言本爵俱侯也今為

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

小國者伯以士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隨侯

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相篇之後或稱侯

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

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屬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

者成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成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歸是

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男歸是

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陪